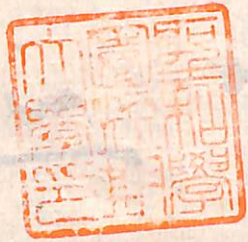


928
シ
1

沈下賢文集

一

沈



十

賢集

卷

四部叢刊集部



沈下賢集
十卷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景印
明翻宋本原書板
心高營造尺七寸
寬營造尺五寸

沈下賢文集序

文章盛衰與世升降唐之文風大振於正元元和之間韓柳唱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涵濡游泳攬其英華洗濯磨淬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出泥俗自成一家之語則吳興之文是已公諱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登進士第歷辟藩府嘗游韓愈門李賀許其工為情語有窈窕之思其後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下賢詩則當時稱聲甚盛而存於今者既不盡見世之所有復舛錯訛謬脫文漏句十有

二三頃得善本再加校覆皆得其正惜其藏於篋笥
不得與好學之士共其翫繹因命工刊鏤以廣其傳
元祐丙寅十月一日題

沈下賢文集目錄

沈 亞之字 下賢

第一卷

賦

夢遊仙賦 柘枝舞賦

古山水障賦

詩

虎丘山真娘墓 春詞贈元微之

題候仙亭 荅殷堯藩贈罷涇原記室

望前舡寄侯郎 別龐子肅

春色滿皇州 宿白馬津寄寇立

舡行見張秀才 送文穎上人遊天台

寄王直方 題海榴樹呈八叔大人

送龐子肅 西蕃請謁廟

觀百官獻壽 山出雲

曲江亭望杏谷糞

第二卷

雜文

湘中怨解 文祝延有引

為人撰乞巧文 祝槁木神文

雜記 秦夢記

第三卷

雜著

夏平 旌故平盧軍節士

萬勝崗新城錄 魏滑分河錄

學解嘲對

第四卷

雜著

異夢錄

誼烏錄

李紳傳

馮燕傳

郭常傳

嘉子傳

第五卷

記上

河中府

歌者葉記

閩中開新池記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

記

第六卷

記下

整屋縣丞廳記

都梁山倉記

新葺設廳記

隴州刺史廳記

櫟陽縣丞小廳記

解縣令廳記

兵法尉廳記

移佛記

謫椽江齋記

穆州塲壁記

復戒業寺記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第七卷

書上

上家官書

上李諫議書

與薛浙東書

上壽州李大夫書

與王中丞書

三首

與李給事薦士書

第八卷

書下

與潞鄜州書

與潞府盧留後書

與同州試官書

與京兆試官書

荅馮陶書

荅李生書

上鄭使君書

荅馮兄書

荅學文僧請益書

第九卷

序

送張從事序

送叔父歸覲序

送田令二子序

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送韓靜略序

別前岐山縣

別權武序

叙詩送李膠秀才

送杜慔序

送同年任晚歸蜀序

送受降城使序 叙草書送山人王傳又

送洪遜歸序 行勉贈尅躬先生

第十卷

策問并對

試進士策問 省試策三道

西邊患對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第十一卷

碑文

臨涇城碑

墓誌

僧靈祐塔銘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

郭公墓誌 故太平令李寰墓誌

李氏墓誌 韋婦墓誌

盧金蘭墓誌

表

表劉薰蘭 題劉薰蘭表後

第十二卷

行狀 祭文

為宿賓撰行狀 為韓尹祭韓令公文

祭李少尹文 祭胡同年文

祭故室姚氏文 為人祭媵者文

劉巖夫哀文 祈雨文

郢州脩明真齋詞

沈下賢文集目錄

沈下賢文集卷第一

賦

夢遊仙賦 柘枝舞賦

古山水障賦

詩

虎丘山真娘墓 春詞贈酬元微之

題候仙亭 荅殷堯藩贈罷涇源記室

望前舡寄侯郎 別龐子肅

春色滿皇州 宿白馬津寄寇立

見張秀才

送文穎上人遊天台

寄王直方

題海榴樹呈八叔大夫

送龐子肅

西蕃請謁廟

觀百官獻壽

山出雲

曲江亭望杏荅發

夢遊仙賦

余昔夜夢寓遊一方樂態甚適覺而作賦題之夢仙
其詞曰

杳漠漠兮昇絕垠雲轡九天兮越崇門星蔽曉以淡

白瀾咽湫於錦礫石榴笑而織娥喜閨尊余而就將
止薰烈蕙之芳風送麗音於遼耳目恣邁而多適吾
超超其樂此銀墉兮桂廂差瑤踏兮上玉堂卷紅幕
兮發繡戶中有人兮結清處語媽延兮情綽捨命余
廕於蘭之厦迴穠顏以一顧齎媯眸而融冶烟津兮
玉盤火桂兮炮鷲鼎娥司味和苦酸羸吹既調曼湘
絃合吾飲食兮樂吾後園乃稱詩曰白日低兮春塘
滿紅華芳兮草芽短菱結帶兮荇舍絲設遊遊兮遵
佳期又詩曰穠先醉兮昏緜繇焉與久樂萬年春留

連兮其未央吐芳意於荃言忽發寤以無覩竟迷念
兮情既諒人生之皆夢孰云夕非而晝是馳詠想之
悠悠兮軸吾情於萬里

柘枝舞賦

往者某值宴於鄭衛之侯坐與容序樂作堂下行舞
男女紛雜交貫率以百品而觀者蓋眈然既罷昇鼓
堂上絃吹大奏命為柘枝舞則皆排目矢座客曰今
自有土之樂舞堂上者唯胡部與焉而柘枝益肆于
態誠足以賦其容也因顧余緒之以洗客念賦曰

昔神祖之克戎賓雜舞以混會柘枝信其多妍兮命
佳人以繼態域隆冠之繁珥兮披文纓於大帶跪閃
舉以揮猶兮拖旋襟之襜曳驚遊思之情香兮注光
波於穠睇顧巧度之無窮兮將多變而若雲揚厲唱
於鼙鼓兮儼蘭露之芳津汨傍俯以裊影兮蕩風渠
於橫茵愕兮若驚蛇兮若嬾歎然遑姪翔然媯偃婉
振脩袖以拋拂兮韜纖肱以糝綰差重錦之華衣俟
終歌而薄袒既而抑倚昂枅蹈節振臂驅捷蹠以提
碎盡戎儀於弱媚見孫律於武姓入西河之劔氣曲

響未通邊風襲吹門代馬之清嘶發言禽於詠顛客
日若此之狀也以鄭衛而前陳吾固知其將墜

古山水障

和史館陳學士作

挹清臣之嘉思兮信踈子以峭孤迴補籍之暇筆兮
賦他山於遺圖擲琨瑤於吻口兮若含冰以咀蘭惟
古工之包化兮啟群峯於無間勢蹙嶽以特起牙騰
排而上干翠參差以玉立俱竦竦以攢攢於是頽以
長瀾森以怪木瑟汨慄颼淒頹蕩煥浸平繚於楚澤
冶妖韶於陽谷低霾橫暝兮陳半腹夢雨神雲兮澹

而不歸怨椿惹手巖曲縹癘青籬兮事幽澁細澗縣
泥兮洄噴噎山之人兮夕忘寐而坐忘興惟緝枝兮
帶黃葛暖草被崖兮垂綠髮翔鸞翔翠相追征兮振
錦舒繡錯以明兮啼羈酸雌裂昔吻兮風号穴怒窳
而辭兮山中之木何凋榮兮

虎丘山真娘墓

金釵淪劔壑茲地似蒼臺油壁何人值

值一作遇

錢塘

度曲哀翠餘長染柳香重欲薰梅但道行雲去應隨
魂夢來

春詞酬元微之

黃鸝啼時春日高
紅芳發盡井邊
苑美人手暖裁衣
易片片輕花落剪刀

題候仙亭

新初仙亭覆石壇
雕梁峻宇入雲端
嶺北嘯猿高枕
聽湖南山色卷簾看

荅殷堯潘贈罷涇原記室

勞君輟雅話
聽說事壇塲
提筆從征虜
飛書始伏羗
河泥辭馬嶺
節卧聽龍驤
孤負平生劍
空怜射斗光

五月六日發石頭城步望前舡示舍弟兼

寄侯即

客子去淮陽
逶迤別夢長
水關開夜鎖
霧棹起雲涼
煙月期同賞
風波忽異行
隱山曾撼櫓
轉瀨指遙墻
蒲葦翦刀綠
筠筒楚粽香
因書報司遠
為我憶檀郎

別龐子肅

自為應仙才
丹砂鍊幾迴
山秋夢桂樹
月曉憶瑤臺
雨雪依巖避
煙雲逐步開
今朝龍仗去
早晚鶴書來

春色滿皇州

何處春輝好偏宜在雍州
蒼明夾城道柳暗曲江頭
風軟遊絲重光融瑞氣浮
闢雞憐短草乳鷺傍高樓
繡轂盈香陌新泉溢御溝
迴看日欲暮還騎似川流

宿白馬津寄寇立

客思聽蛩嗟秋懷似亂砂
劍頭懸日影蠅鼻落燈花
天外歸鴻斷漳南別路賒
聞君同旅舍幾得夢還家

汴州舡行賦岸傍所見

古木曉蒼蒼林拂岸香露珠
蛩網細金縷兔絲長
秋浪時迴沫驚鱗乍觸航
蓮煙枯綠線棘實綴紅囊

亂穗搖麤尾出根掛鳳腸
聊持一濯足誰道比滄浪

送文穎上人遊天台

露蒼浮翠瓦鮮思起芳叢
此際斷客夢况復別志公
既歷天台去言過赤城東
莫說人間事崎嶇塵土中

宿後自華陽行次昭應寄王直方

重歸能幾日物意早如春暖
色鮮驪岫寒聲別鴈群
川光如戲劍帆態似翔雲
為報東園蝶南枝日已曛

題海榴樹呈八叔大夫

曾在蓮壺伴衆仙
文章枝葉五雲間
幾時奉宴瑤臺

下何日移榮玉砌前
染日裁霞假雨露凌寒送暖占
風煙應笑強言河畔柳逢波隨浪逐張騫

送龐子肅

三年遊宦也迷津
馬困長安九陌塵
都作無成不歸
去古來妻嫂笑蘇秦

西蕃請謁廟

肅肅層城裏巍巍祖廟清
聖恩覃布漢異域獻精誠
冠蓋分行列戎夷辨姓名
禮終齊百拜心潔表忠貞
瑞氣千重色蕭韶九奏聲
仗移迎日轉旌動逐風輕

休運威儀正年推俎豆盈不才慙聖澤空此望華纓

勸政樓下百官獻壽

御氣黃卷節臨軒紫陌頭
早陽生彩仗霽色入仙樓
獻壽皆鴛鴦瞻天在冕旒
菊罇開九日鳳曆啟千秋
樂闋祥煙起杯酣瑞影收
年年歌舞夕此地慶皇休

山出雲

片雲朝出岫孤色迥難親
蓋小辭山早根輕觸石新
飄揚經綠野明麗照青春
拂樹疑舒葉臨江似結鱗
從龍方有感捧日豈無因
看助為霖去恩沾雨露均

曲江亭望慈恩杏巷發

曲臺晴好望近接梵王家十畝開金地千株發杏巷
帶雲由誤雪映日欲欺霞紫陌傳香遠紅泉落影斜
園中春尚早亭上路非賒芳景偏堪賞其如積歲年

沈下賢文集卷第一

沈下賢文集卷第二

雜著

湘中怨解

文祝延

為人撰乞巧文

祝楠木神文

雜記

湘中怨解

湘中怨者事本恠媚為學者未嘗有述然而淫溺之
人往往不寤今欲概其論以著誠而已從生韋教善
誤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垂拱年中駕上陽宮

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渡洛橋聞橋下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索之見其艷女翳然蒙袖曰我孤養於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逐我歸之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與居号曰汜人能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辯之書亦常擬其調賦為怨句其詞麗絕世莫有屬者因譔光風詞曰

隆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頤室蕙典慶蔓兮潛重房以飾姿見稚態之韶羞兮蒙長靄以為幃醉融光兮渺瀰迷千里兮溷涸涸晨陶陶兮暮熙熙

舞嫋娜之穠條兮騁盈盈以披遲配遊顏兮倡蔓卉穀泥舊電兮石髮髓旒生居貧汜人嘗解篋出輕繒一端與賣胡人酬之千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湘中蛟宮之娣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為訣耳即相持啼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為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吟曰情無垠兮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艦浮漾而來中為綵樓高百餘尺其上施緯帳欄籠畫飾帷褰有彈弦鼓吹

者皆神仙娥眉被服烟霓裙袖皆廣長其中一人起
舞含嚔凄怨形類泥人舞之歌曰沂青山兮江之隅
拖湘波兮裹綠裾荷拳拳兮未舒匪同歸兮將焉如
舞畢歛袖翔然凝望樓中縱觀方怡須臾風濤崩怒
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余聞之於朋中因悉補其詞
題之曰湘中怨蓋欲使南昭嗣烟中之志為偶倡也

文祝延有引

文祝延之指其本禱祠閩人歌其質也閩侯居政民
陰而安他日侯恚在體卷野之祈祠于神者皆以請

侯益憂焉後得問而詞乃舒其俗以為言俚不足自
道或謂軍副者能變風從律善闡物志因耆耄為請
於是與文以通其意且以古之得人者皆祝延之今
復用言命為篇目

其詞二闕

山之杭杭兮水壩吞荒抱大兮香疊層騰氣清渾兮
朝昏神生其中兮宅幽凝居如山惠如水虔端卓兮
赴下而忘鄙集人之祈兮從人之所市攀清明兮叩
髣髴我民清兮期吉日願聽誠兮陳所當侯我兮恩

如光照導兮天覆惠流吾兮樂且康恭聞侯兮飲食
失常民縈憂兮心苦瘡飲之飢兮侯由有穀神有澤
兮宜蔭沃脫侯之恙兮歸侯之多福群卑勤之恭潔
兮鑒貞盟乎山竹

右一闕為祈

兕載吹兮音呶呶銅鏡呶兮呼眦睭樟之蓋兮麓下
雲垂幄兮為帷合吾民兮將安維吾侯之康兮樂欣
肴盤列兮荅神神擺漁篁兮降拂窳右持妓兮左夫
人態脩邃兮佻眇調丹含瓊兮瑳上聲佳笑馨炮羶

燔兮溢按豆爵益無虛兮菓樵雜佑秋雲清醉兮泥
融光巫裾旋兮覘袖翔瞪虛凝兮覽迴楊語神歡兮
酒去夾望吾侯兮遵賞事朝馬駕兮榻寶轡千弭亟
絃兮森道騎吾何樂兮神軒維侯之康兮居遊自遂

右一闕為酬

為人撰乞巧文和史館陳學士作

邯鄲人妓婦李容子七夕祀織女作穿針戲取茗篁
芙蓉雜致席上以望巧所降其夫以為沈下賢工文
又能叔窈窕之思善感物態因請撰為情語以導所

欲誦曰惟雲渚之晨秋兮天曠碧以凝暮懸韶桂於
姍月泫明溪之清露即何房之將期儼龍輪以就馭
恭聞司巧之多方脩馨香以奉具竊獨溺於自私希
靈娥之所付珣碧凝其異質兮韻虹降於霾霽假文
羽於孔雀兮而使檀夫佳麗戴雲蟬之重縷兮塗蠻
金於締篁細綃縷於藕腹兮差蓮射以揉齒命織仄
以虫絲兮裊簷機之夕綴是物之巧善飾頤賜妾於
針紐也葩萼鬱於濃妍色多宜以善喜引纖吹於輕
颺若將翔而復倚醉光春之泥景播情香於萬里霓

煙出乎無間縹窈緲以斐疊若披若曳兮捲平林兮
橫曉水蘼霽旦之繁芳兮因隱映而增綺澹冉冉其
夥容世無容以偕此是物之巧容善態頤委妾於態
媚也短蒲挾淡兮曲溜溢鷓鴣宛鴉兮引乳娣戲音
清諧兮蕩演曳牽游裾之低凝兮蔓春心於淇囊枯
寒勁餘兮憶弃葉擺風叫夜兮留燥雪流韻淒澁兮
泱嚙咽吟夢語之漣漣感霜鍾之泥越是物之巧音
善感頤付妾於管絃也

祝櫛木神文 并序

謫掾秋病偃于漢之陽悅而夢鬼其形甚穢長肢短
胷薄頂無尻禿眉鑿吻嗜痔而饕誦視睽睽噉氣程
臊指人生寒栗肌捷毛及寤怪歎以告筆吏局曰斯
厲鬼也亞之曰厲鬼何端而侵我乎局曰厲之為情
惡儻儻而狎睢同丘為仇同惡扶依依和傳影倒步
側趨託舌附語以調淫巫今掾之為人體曠情虛樂
態惡汗惡內曠外踈翱翔自儀舉止無虞不機不局
為所啗也無乃異乎亞之曰何以去斯患也吏曰局
聞之櫛木之神其司郢土之陰可以酌而訴也願召

巫用酒肴以寄詞為祝使其有媿必榜且戮掾無鬱
也於是乃與譔為祝言一闕以道所惡其詞曰

傾江漢之長瀾兮洵晨雲於宿靄惟附嚙之橫峯兮
寫甘灣之清泚聞櫛木之留古神兮宅同麓之荒邱
茹清明之靈英含端光而為體與午節及皎峭兮惡
情明之闇靄粵客子之何羈兮啗吾血於厲鬼厲鬼
之狀草荆樸棟蹠折兮蝮背棚橫兮蠱腹板聲語此反
兮薄頂而虵顙颯兮赤臉而鼠目伺差池於隙情
兮投怪言以禍福拒良藥於煩痲兮謗嘉肴而謂之

毒衣去戾氣以為介兮避神丹之利鏃彼恠魅之朽
險兮非神君兮孰能以族洗苦身而為詞兮望皇靈
於櫛木

雜記

沂水北一百里有峴曰將軍甚靈民置祠于路左享
之不已將軍曾為五郡牧常姓名玄通因築城失主
將意而斬之其屍數日不仆今有臺曰立屍臺西南
有山為鞍山山北有閣謂之穆陵李師古不臣作鎮
于此防遇不意元和初罷之西有沂山山有廟則東

安公也沂州刺史每春自禱息是山山有谷九十九
所河分八曰沂曰汶汶東注沂南流入清道沂州山
東南有山曰太平山頂平可八九十里頃歲有寇曾
居之山北十餘里有樹五檀也

秦夢記

大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橐泉邸舍春時
晝夢入秦主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膝前席曰
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
彭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宦也使佐西乞伐河西

晉秦郊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聳簫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其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洒掃可乎？亞之少自立，稚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簫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迎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看偏，細衣裝不多飾，其芳姝媚，筆不可模樣。侍女祗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之。亞之於宮

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下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眚，內史廖魯為秦以女樂遺西戎，戎主與廖水犀兩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公主悅，受裳結裙帶之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秦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

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巷寒食夜深開翠微宮
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
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日揚風哭兮石
枕茸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綺
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
十四人殉之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卧在翠微宮然
處殿外特室不入宮中矣居月余病良已公謂亞之
曰本以小女將託父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
故敝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

能不悲悼大夫者豈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
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君訖罪戾使得歸
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今日將去公進酒高會敲
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鼙附鼙鳴鳴而音有不快聲甚
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壽願此聲少善願沈即賡揚歌
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去為歌辭曰擊體
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
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
暮東歸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道之四座皆

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
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窻紗檀點依然宮人
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
放東歸從此秦官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蒼如
雨淚燕脂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已送吏曰
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卧却舍明
日亞之與友人崔九萬具道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
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
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誌說如九萬云嗚呼弄玉既

仙矣惡又死乎

沈下賢文集卷第二

沈下賢文集卷第三

雜著

夏平

旌故平盧軍節士

萬勝崗新城錄

魏滑分河錄

夏平

夏之為郡南走雍千五十里涉泥沙以阻河地當朔古名其郡曰朔方其四時之辰天暑而延冬其人毅其風烈其氣威而厲易憤而難平夫其難平之狀在陽為悖在陰為佞悖為不平者在上暴橫而為也在

下殘冤而為也佞為不平者在上蔽惑而為也在下
憤激而為也元和初夏之節度韓將軍入覲其甥楊
琳為之後以兵叛天子命將軍演代之既至盡殺其
屬將曲直者無別罪併俘其家姊弟妻子乃以其善
貌擇入其餘均賞麾下騎士皆得肆辱汙明年拜右
衛李將軍愿為尚書出代演為政至其城察民氣色
不得平迺留意於察果得之即令曰天子愍不辜久
而命四方為政執事觀察之夫楊琳叛脅其良人良
人以骨肉妻子故不能得止又不能即死制已在人

今皆以是罪戮之矣其姊弟妻子當免者不宜復蓄
汙且又皆良人子等類耳寧幸如是乎今盡籍出之
無得隱吏更察敢有如是者斬於是尚書愿迺以畜
馬為則訓得所虜者相當其直其人皆死志積冤憤
既出則豁其所畜道路呼聲四逸有感憤不勝于心
者則仰而號俯而踊退而變為喜而舞謠其德其轂
雜調齊感如是連日改旬而后已是則條理其政如
此其氣復能為悖邪夏之屬土廣長幾千里皆流沙
屬民皆雜虜虜之多曰党項相聚於野曰部落其所

業無農桑事事畜馬牛羊橐駝廣德年中其部落先
党項與其顛意氣不等強者有牛羊橐駝其後更酬
殺轉轉六七十年莫能禁道路殺掠以為嘗與華民
迫貨馬牛羊橐駝者貨已輒以壯騎從捷道伺險擊
華民華民脫死者幾希矣尚書公既按察部落盡知
其猾大者死小者盟又令曰今盟已敢有叛者滅之
其后有人貨得一馬厚價善色駮而逸亡其所就月
餘奔歷數帳異逐之又至一帳帳之老乃相與執而
詣公居請曰有馬逸來莫知其所由自後更歲故亡

馬者得復之是則整頓其弊如此其氣復能為佞耶
夫政之不明則平不得施于氣笏色語法不清則平
不得信于市貨理化昔者周公之為政處于相則天
下平處于東則一方平今夏北一方也得其平如此
豈在位者而知周公之道耶乃籍所以于篇以明善
理云爾

旌故平盧軍節士

郭昉郭航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軍昉父珣岑舉進士
與權臯著作同上第天寶末燕人叛雖以戮自是而

齊趙之間頗聞其強矣。昉既壯能習先人所業，復舉進士時，權相國為禮部尚書，其所立欲擢之。及聞家居非地，即罷選歸，而亦為師古所辟。昉典故渤海人，高鉢為等伍師古死，師古道代之，復用鉢昉為從事。有頃常山帥卒，其卒請嗣帥，未得命，師道亦遣甲卒萬人北渡河。太原以為願望鉢昉，相與議語謂燕蔡之侯初封，欲令師道先之為朝省，以樹大效。乃說曰：「傭有操鋤為人治稼者，能動穀滅稂，歲得均穡。至于傭子既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辨助，或謂之語曰：『田人百』」

畝成而餉之，直幾半足，以飽三冬之腹。至於所取非任，賴主人土廣且寬之，則曰可苟設。一旦篤其不奉，亦奪矣。是屬固不殍矣。此借言於家人，尚尔况傭於天子乎？今北河之傭方責其專田，君侯寧可以假非於不理者，誠能以時因經圖以盡入其地，親謁闕下，則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保餉。世世雖辱孫亦終不奪，豈不偉哉！夫舉食於人，當渴饑之望也。一飯千金，未足者不能十金及飲而進於前，雖海陸備鼎，願與糠粃齒尚何所愧。願君侯省之，無為人後事。將行左右。

者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物畏而不敢犯者以能威
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睛以擘怒掉尾以倚嘯戢食
於羆豕麀麇之內及弃其所長而欲弭耳委首以待
餒是知命懸於執者之手雖塵兒得以狎而搏雖欲
申步於咫尺安得自遂也今公捨自食而就待餒其
後亦能無恨乎孰為公計其事於是師道果大悔遂
殺高鉢而驴以能善人左右開之故得無殺幽於蔡
之鄙縣使人守其門親屬通往來輒籍署更十餘歲
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其子元濟欲以有父之地

請於天子天子怒發兵圍之既急師道亦悖乃陰為
之助明年秋師道兵萬餘東寇彭城入蕭豐沛且敗
而還因艱四境出入者月餘驴乃為練繒書緘之絮
帑如顆遣航持詣彭城請其願得上奏將行執航手
曰努力慎勿洩書不吾名蓋假齊人劉諒耳非見帥
無得言吾書者航至彭城宗人運為武寧虞候都使
始航欲舍之會運將兵出定豐未還航直詣賓府見
郭行餘因曰航母之姊子劉諒有帛書奏記陳叛兵
者山川曲折之狀願見將軍行餘得之喜悅起告其

帥航見帥獨謂帥曰郭昉為之畏洩故假劉諒劉諒者師道所信之吏也遂發書書詞云願以兵三千人出滄州用戈舡浮海萊淄之上此時海不備所處皆罪人謫吏無所與堅遂與上奏於是天子遣告欵城帥知之帥以為非昉書疑師道為之以相誑誤故航歸不得書報獨告以信語航不敢復故道道迴遠凡數千里乃及昉所處未見昉且為師道所召既行與昉兄子會於道因竊謂曰今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之露耶且露航獨死終無所敗無憂也昉聞之幾自

引死航令萊人嘗以氣敢聞於平盧軍及師道欲叛盡縻絡敢士故航在名中初航不知其召之所以也意謂知前謀竟憂死明年元濟誅又明年師道反詔遣大梁楚彭城蔡許滑魏之師合而四入於是彭城軍下魚臺入金鄉楚軍圍海取其二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滑蔡許共拔斗門至臨濮魏軍渡楊流占東阿再戰涉商屯鄆西六十里兵最近賊益敗故師道遣右將軍劉晤將握前後兵三十萬人出當魏魏兵日急晤晤亦為師道所篤乃歸斬師道盡以鄆城降

得拜為滑師在十四年二月乙亥也高鉢以前著跡
追為尚書蓋言寵之昉得以外郎為滑從事詔令行
餘為記室行餘與昉會於河關之間昉謂行餘曰昉
前者使航馳帛奏至彭城聞其還不聞其問今已死
矣君知其請乎行餘曰請者云何昉猶能盡語軍中
之詞矣行餘曰果然嗚呼航竟死矣莫不聞者嗟乎
十四年余與李褒劉濛宿白馬津俱聞之於郭記室
明日復皆如濟北之人盡能言昉之節故悉以論
著將請于史氏云

萬勝崗新城錄

元和九年蔡之帥死其子元濟以其土叛逸掠陳汝
之間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走其守令狐通焚霍丘
淮南郡邑大駭民人卷席而居上聞之怒謫其守明
年春詔執金吾李將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卒聚
壽春城使人勞井閭而市貨耕桑之業始復民人莫
知復為戰矣八月乙巳夜引兵南出霍丘百四十里
又析而西四十里營於萬勝崗築新城初將度曰吾
士卒萍合之衆也易散而難役吾以築壘令之必苦

難使寇聞之必襲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諸將謂曰吾
旦日望氣其狀有寇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居環迴
之間十有餘里各視營之所向宜為數堵之垣以禦
暴矢耳諸將素奇將軍言歸而亟曉其卒故所命立
就將軍與監軍使出周視之還至武寧大稱築者之
能勞以酒帛語寵其將因曰既已幸周繚之善也他
將恥其功之不顯乃復興即日而垣周將軍監軍使
出牛酒為勞因士卒之樂又令曰山澤之地其土瘠
滴今時方秋浸潦用事謂衆之功難為也願為垣今

日而周明日而壞吾為諸君惜之誠能致其厚則土

藏

去聲

色氣脉力相輔雖霖潦不為患矣築者皆悅

復爭為厚及竟將軍監軍使出視之復勞曰嗟乎諸
君之能衆士之功也既周且厚始謂其垣今則城矣
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其增數仞而飾之寇雖蚩尤
寧敢犯我乎遂歸諸將相謂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
意其高邪吾黨亦魁醜其卑矣復增其築於是新城
遂具明日果寇來望見皆愕然因至新城傍俱張喉
高言指城上曰為我曹敬謝將軍訖詞而去諸將盡

伏寇亦以王賢董重質營其側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將卒萬餘西渡澗渠上史蕪崗與賊陣自平明至日中進退相延不得合及日側將軍乃謀曰彼必乘暮伺吾還兵擊我必矣於是引兵急攻寇寇延退數里乃以精兵分伏其兩隅復自延退間拔其羸老先渡者以爲兵怠俱還遂大呼疾馳東下於是伏兵皆奮斷其後賊大潰殺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卒死者亦數百人是時李存亮爲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獨五人環馳如轂至賊麾下斬其將王賢繼轡轉鬪

而歸十一年夏高霞寓敗於隋唐既謫盡發其卒屬東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曜領步卒數百人從險道夜銜枚入寇境西過九女原百餘里屠其堡聚三十餘壘又使義營諸將西北傍安陽山破其土附屯戍之衆數十百人招其降民男女萬戶得其將二人用之夕之朝之卿士以爲將軍怠於戰或發其語而客亦有來語於將軍曰始天下高將軍之義以將軍兵臨三州之寇謂一舉而取何爲久不稱其獲與將軍曰子之望吾非也夫鋤深稂者必利其鍤乃吾之部

多吳楚畊販之人長習於沮澤之上彼魚鳥之性生
矣恇恇如偷兒其游翔之群非不多也及撫掌而駭
之即爭為潰矣而寇亦素難吾名常以精卒待我今
驅是於歆谷之間與寇決鬪譬由畜彘之禦窮狼寧
有所抗蓋居之嚴城以固其意令旦暮從壁上望見
寇騎號呼奔突之狀以熟其目然吾又常喻以風雲
勝敗之語語之壯所恃如目熟而恃壯及其可用吾
伺其利而擊之期於必勝此吾所効也十一年冬詔
書促戰十月乙未上遣中貴人來臨視將軍於是圖

其陣於帳中令諸將各職其序旦暮擊鼓教士卒為
分合圓方之勢備盡所用將軍出客有難之曰自建
中於今淮夷三叛其間矣雖蒙赦令然未嘗斯須忘
戰故介兵人傳其兵父訓之子兄教之弟非戰事不
語是寇以將軍名聞天下固不敢犯自將軍西出疆
屯兵於萬勝城以控其要濠水而東連次淮江之間
郡邑之人畊桑自力輸轉相屬曾不為寇虞此將軍
之功也以強計毅誠招其轉禍之人繼來如繩此將
軍之用也今將軍不以此為百全之基驅豹越之人

身自蒙堅而與必死之寇決命頃刻即萬有一不知
將軍之指東土之固將安仰哉對曰此吾以熟於計
久矣然吾昔嘗仕於河塞十有餘年公若僕之亡伸
也前行始入覲不意蒙寵於過悞使率師振旅吾之
力唯其所指已死効夫馬隨羈而引者也羈之使馳
則為之馳緩則步安有擇塗陸而避僵蹶哉如有縱
之不前銜之不止徒見捷賤之弃焉得延頸跪足以
待御且聖上旦暮待績於吾中貴繼至亦吾蒙羈之
日也何敢自引於便而已矣遂以十一月庚辰夜漏過

四十刻引兵西渡上史蒞牧之下矚賊壘分銖皆察
及日中天風西猛起折浙幹迴幟將軍謂中貴人曰
今日之候非其利也顧屯兵堡史蒞以伺之中貴人
曰某受命視公戰不視公守將軍不得已乃陣中軍
為前武寧軍次之左右輔皆親兵戰凡十合會廬宣
之軍居間聞戰聲自驚潰失次且遁是賊軍方苦中
軍武寧之殺傷幾欲引去聞廬宣之軍驚潰即分精
兵數百勁突所潰以擊亡而將軍復與中軍武寧深
逐賊西行數十里因與廬宣之軍相弃廬宣之軍先

遁去卒無所傷至暮中軍力闕遂死其將曹推直張忠信楊渾等及卒死者數百人武寧者亦數百人還軍新城雖無功者亦勞之以故士卒無戰苦畏叛之患時慕容壽春得詳其語而書之以備史聽

魏滑分河錄九年冬為師薛公作

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瓠子堤溢將及城居民震駭帥恐出視水迎泥西南行思欲以救其患亦頗聞故有分河之事言其水嘗導出黎陽傍帥以其功尚可跡於是遣其賓裴引泰請於魏曰河經他而東

滑最大自洛以西百流皆集于滑而春秋堤防不為固此將軍所明知也切以黎陽西南其洄壩拒流以生衝激之力誠願決一派於斯幸分其威耳今秋雨連夕不間洛滑以西椎川峻谷暴發之水爭怒以走會即河勢日夜益壯恐一旦城郭無賴謹聽命於將軍魏帥許之其將卒吏民更請曰患難迫也况滑得水禍於天久矣魏何戚乃許移於已哉帥曰民前聽所語是黎陽與滑俱帝土否耶設人有不幸於水火而望及於四海道路之人凡見其苦即為舉手寧皆

有戚者夫全大以弃細順理也且滑壁卒數萬人民
不安荼未知其賴吾安敢以河鄙咫尺之地為專惜
乎願桑麻五穀之出不能賑百戶假如水能盡敗黎
陽尚不足愛况其無有民何患無土以食因召吏趨
籍民地所當奪者盡以他地與之籍奏天子天子嘉
其意可而明年春滑鑿河北黎陽西南役卒萬人間
流二十里復會于河其墾田凡七百頃皆歸屬河南
夏六月魏使楊茂卿授地滑帥令陳酒樂與浮河新
渠是日亞之以客得與故悉其事於兩帥之賓

學解嘲對

客有以今廩食之不充漕輓不勝於弊是勞遠而墮
近以為問者余於是發憤數日故縷言而對之昔漢
徙山連豪富兼併之家以奉國邑凡百二十四萬戶
又有南北東西軍及匈奴雜虜以國衆來歸者仰給
於漢未聞嘗俟輓於吳越而復給也今以三千人食
勞輸江淮歲貢三十萬斛迎流越險覆舷敗輓不得
十半自漕以東督稽之官凡四十七署署吏不下百
數歲費錢十千萬為大數而部吏舟傭相踰為姦鞭

榜流血酸苦之聲相聞禁錮連歲不解歲千餘人雖赦宥而獄死者不可勝多矣甚非仁聖之所牧人也乃者燕人叛玄宗南巡巴蜀肅宗勞兵于靈府及三駕神遊代宗臨陝關中泥離羸牛一韁當市錢二百千故有轉輸之法雖救一時然終轉人於禍誠可以痛今雖未可暴去且宜以三輔粟為貢重資於農則耕稼自勤畊稼自勤旬服無曠土遊人矣如此九年之蓄可以儲又何勞輸輓於遠哉客曰敬聞其旨

沈下賢文集卷第三

沈下賢文集卷第四

雜著

異夢錄

誼鳥錄

李紳傳

馮燕傳

郭常傳

喜子傳

異夢錄

元和十年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於東池便館既坐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游得記其異請

語之客曰願備聽隴西公曰鳳帥家子無他後寓
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得故豪家洞門曲房
之第即其寢而畫僮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
執卷且吟為古裝而高鬢長眉衣方領繡脩帶紳被
廣袖之襦鳳大說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
此妾家也而君客妾字下烏有自耶鳳曰願示其書
之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
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示其首篇題之
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累數十句美人曰君

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凡上取綵
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
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衣空樓九秋霜鳳卒詩請
曰何謂弓彎曰妾傳年父母使教妾為此舞美人乃
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弓彎狀以示鳳既罷美人泣
然良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賜須臾間竟去鳳亦覺
昏然忘有記鳳更衣於襟袖得其詞驚眎復省所夢
事在貞元中後鳳為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
郡佐及宴客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

武功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
有後至者渤海高允中京北常諒晉昌唐炎廣漢李
瑀吳興姚合曰吾友王炎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
王父聞宮中出輦鳴笳簫擊鼓言塋西施王悼悲不
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詩曰西望吳王國雲
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禱水塋金釵蒲地紅心草三
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嘉之
及寐能記其事炎本太原人也

詠鳥錄

貢籍中有鳥詠名著生商山始以詠聞商之貢來者
云能搏擊省鷄以為天子後宮遨戲貴幸宜進此以
具樂後宮亦相尚竒飾之以綵絲合縷為足縈垂縷
以絳繒衣尾加鳴金撼如珮又指習其捷便指熟得
如意後宮從上所邀幸者誇翫無馱春縱去秋輒復
貢來詠鳥性與他禽不類色縹綠而文頸形大小類
鷗而意氣貌狀復不類往往高林大木間同巢者累
數百其春乳當為食者還飼即先稚或疾與別已兒
也秋羅人捕貢設羅有誤中者即群眾相號呼若不

忍去爭校下集羅以如是故誼鳥無他名沈子曰余
幼過商山熟誼鳥事於其宿老今余適藍田郵夫唱
傳曰誼鳥貢余初喜其以誼蒙幸則生為臬鏡者遠
遁而愧死其餘賊暴侵凌之類期不得自性矣及聞
其用材則不然使移其心從搏擊者伍備娛一旦之
游而誼無所與何其失職也夫何其失職也夫

李紳傳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
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

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病不
欲行賓莫敢言紳堅為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留後使五
澹專職為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
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次至
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既盡即執
中貴人脅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復曰請所欲曰我
為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偽諾之召書記
以訊聞紳聞之亡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
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黷紳坐錡

前佯惴怖戰管搔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黑數十
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此汝欲下從
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愛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
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在畏
苦前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為錡
言曰聞有許御史縱者允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
召縱縱至錡銳自舉受辭操書與不可錡意遂幽紳
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贊曰李錡之賊江
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中山劉騰為書以
大之而紳之跡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眄
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
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馮燕傳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為擊
毬鬪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博殺不平遂
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鷄毬相
得相國賈公耽在滑能燕林留屬中軍他日出行里
中見戶傍婦人翳神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

室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
望嬰會從其飲顛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
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早暮步就蔽轉匿戶扇後
而中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
妻即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中明且嬰起見妻
毀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為真嬰煞留縛之超告
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廼誣以過失今復賊煞之
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安得獨存耶共持嬰且百
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擊煞人罪莫有辯者強伏其

妻司法官小吏持朴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
千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無令不辜死者吾
竊其妻而又煞之當繫我吏執自言人乃燕也司法
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
贖燕死上誼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讚曰余尚太
史言而又好叙誼事其寘黨耳目之所聞見而謂余
道元和中外郎劉元鼎語余以馮燕事得傳焉嗚呼
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然而燕殺不誼白不
辜真古豪矣

郭常傳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得信饒江其南導自
閩其南頗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于
饒者病且亟屢請他醫莫能治請常常為詐曰病可
去也估曰誠能生我我酬錢五十萬常因舍之先以
針火雜治導其血開然後輔以奇藥誠曰弟無索慮
塊居月餘估稱愈欲歸常所許財常不聽估曰先生
以寡與常曰不也吾直吾之藥計之功不能損千錢
而所受非任反禍耳卒不內人以常為詐而責常常

曰夫販賈之人細度而狹見終日譽集權買計量於
毫銖之間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
則必追恠鬱愧寧能離其心且藥加於人病新去而
六府方憊復有悒然之氣自內而伐即不可救祭何
彼方有苦時知我能治而告我幸免之因利其財又
使其死是獨不畏不仁而神可欺者吾何敢欺沈亞
之曰仲丘蓋言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而從學之
徒未聞明好惡也其言之憤不足畏耶今世或有為
邦有土之臣專心聚歛殘割飢民之食以資所欲恐

其死而不愧受刑辱而無恥是亦不仁甚矣終無有惡者郭常之賤而行之又焉得不稱於當時哉

喜子傳

喜子者饑年女子小字也且困時蒙活於估人劉承家女使喜子為人惠口而柔顏承載與往來襄閩楚越之間常之閩納貨與息客雖民間市中有韋生者居比屋與承喜子旦夕交候言韋動悅喜子而承頗喜酒多亡故韋生得縱語靡曼喜子既拒常益欲淫之會承欲北舟向利韋思得與偕及圖假載於承

承曰諾且承因匿貨坐抵禁繫公室韋獨得與喜子在舟曰賂傍者教與語云承得死罪事其財妾奴婢當輸入度終不能脫矣不如以財亡韋語違喜子喜子立謀自殺即夜就溺人相與出之幾死及蘇復與言然知其妾乃已自是各去其後不復相聞事在元和四年中衛人程生為之說贊曰吾聞程生云喜子之事至死不變亦可謂烈嗚呼孤死正丘首而喜子之仁也

沈下賢文集卷第四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沈下賢文集卷第五

記上

河中府參軍廳記

歌者葉記

閩城開新池記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盤屋縣丞廳記

都梁山倉記

華州新葺設廳記

隴州刺史廳記

河中府參軍廳記

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軍焉觀其意蓋欲以清人賢胄之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出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六雅為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雍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人授焉噫今之衆官多失職不失其本者亦獨參軍焉長慶二年余客蒲河中城參軍某族世皆清胄又與始

命之意不失矣乃相與請余記職官之本於其署

歌者葉記

昔者秦青之子弟韓娥從學必之以為能盡青之妙也即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蕩再歌則行雲不泥矣娥心乃衰然則韓娥亦能使透迤之聲環梁而凝塵奮飛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為人悲亦能為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為新聲亦尚感動人至唐貞元元年洛陽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恭恭下之初與其曹十余人居獨葉歌成無等後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漢下目録
卷之
五
為成都率家妓及率死復來長安中而轂下聲家聞
其能咸與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音則弦工吹師
皆失執自廢既罷聲黨相謂約慎語與令人得聞知
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饒乃曰吾綠
組幼祿寧宜厚畜以自封耶遂大置賓客門下縱樂
與遨遊極費無有所恡他日莒宴賓堂上樂屬因言
曰有新聲葉者歌無倫請延之即乘小車詣莒莒且
酣為一擲目坐樂乃合韻奏綠腰俱矚葉曰幸給聲
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貽是日歸莒莒沉浮長安數

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莒能善人而優曹亦歸之故
卒得不貢聲中禁葉為人潔悄自處雖諧者百態爭
笑於前未嘗授色元和六年莒從事岐公在朔方時
余往謁烏會與公宿舍於郵在莒隣夜聞其歌有一
人坐泣甚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三曰孰為
之是欲吾不得自任耳明旦問其狀乃葉為也後莒
復從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逝矣
自趙璧李元馮世稱為知音之尤皆擅鼓絃及謂余
言葉之歌使其妙自備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

娥之嗣與惜其終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
聞於後世云

閩城開新池記

閩城吻海而派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池為游
舟娛席之地而娉荂媚竹散生擲華故酒笑酣視之
晨而佳思莫極矣高平公牧察之余乃經度隙空之
所因卑汗澗而岸之浦嶼環迴之勢所造必勝群山
左右寫影浮秀者輳空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明
日軍副者亞之疾間公延護軍及群從事絃工吹師

裾袖之曹游池而酒既坐謂軍副亞之曰吾踈汗隙
以就此而海波朝夕盈來之候迤輪足給以為我狀
而石之以期乎不朽軍副者亞之不敢讓遂執卮俯
缸祭酒于流因且詞曰水能濁清首冠五行波流已
大有神為宰環塘縈縈為公藻鏡新流泱泱與地興
祥嘉鯉貽魴于水息昌冕鯿噓虺即水與死翡翠鷓
鵲浴涖眠晴辛蒲翦翦扇荷擎擎時未云來勞思乃
馨柘槿緝竹滲縮醞沃延榮接姿以水為祿輔佑堙
隍吐孕百福惟我公之明之通之智之忠保壽考兮

聖知學園短期大
與池之無窮軍副者亞之詞既再拜跪危奉壽于公
前公大喜還列就坐以酒以歌日入而起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戰國南北書更言故世諸豪爭據于壽春或兵至百
萬有不能得者豈地勢為要津乎自建中已來淮夷
窟叛於蔡天子之詔或討或赦由是壽春備為東塞
矣為之守者皆佩將軍印幕府符書之設擬於方鎮
而有副使之官為元和中韋公武以殿中侍御史為之
九年秋蔡州叛壽春守令孤通引兵屯霍丘副使得

尋卒百餘人留郡中冬蔡兵大入馬塘寇鄧家城殺
其將卒五千餘人盡虜民男女焚壞邑室而去郡中
驚駭民人多流其家而東副使因言壽春其地漸水
四絡南有淠西遮淮頓東有淝下以比注激而迴為
西流環乳而濬入于淮此天與險於是也假如愚民
能弃其業西流即為蓬徙塵走耳安與國是為利耶
古反山家奴與民戶一丁但為水工決安豐已南陂
池會其流于城傍野中浸注如澤以故居民流心稍
稍復退時馬塘鄧家城既陷霍丘方畏寇乘其虛復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漢下野史集
卷全
飛語謠以感其俗曰孤死首丘井間多傳言之著老
曰果守不能堡是矣守聞之益恐遂弃其城亡歸是
日霍丘楚行來未及郡會日暮使吏馳告副使以歸
狀令得夜開壁吏至壁捍開不得入呼罵其卒副使
立城上曰某得命於詔城晝受即晝復之今守獨入
而卒露無為也如驅與俱來寧不知盜居其間得夜
則禍成矣或幸止於卸平明闕關介士陳兵夾道驗
其號以入卒無敢越伍而趨居有頃守謫去詔以李
將軍代將軍西出壇兵臨萬勝城復以副使掌留事

明年陟其能得加侍御史是歲亞之東觀戰至壽春
得副使之跡題之於署下以記行事之時云

盤屋縣丞廳記

盤屋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渭短長
之補與山而近其野半為澤故鼠倚穡而居雖善捕
伐不能無傷於稼說者以為漢孝武帝嘗夜出射熊
於是而田人輒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限古
為艱理時猶逼畏指諫即稍罷然佞臣竟以帝恥不
忘遂籍民人田為五柞長楊矣今又徙甌越卒留戍

聖知學園短期大學
漢書卷之九
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護甸而三蜀移民遊于
其間市閭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業者十五
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園皆募其傭藝之由是富民豪
農頗書名買橫緩急以自數匿民名斯偷浮詐相膠
雖賢宰處而丞與曹或不類莫能盡枉直之情也夫
丞之職也贊宰之正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
能得不可今丞也余從祖居之既滿歲民諍不作如
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
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歷長揚至于射熊五柞訪其遺

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於丞之署

淮南都梁山倉記

汴水別河而東合于淮淮水東米帛之輸關中者也
由此會入其所交販往來大賈豪商故物多遊利益鐵
之臣亦署致其間因擇官分曹以權庶貨而部貢之
吏盡令益鐵諸官校遣之疾徐用賞罰大梁彭城控
西河皆屯兵居卒食出官田而畎畝頗夾河與之俱
東仰澤河流言其水温而泥多肥比涇水四月農事
作則爭為之派決而就所事視其源縣縣不能通槁

聖紀學園經期大
卷之
五十一
葉矣天子以為兩地兵食所急不甚阻其欲舟艦曝
滯相望其間歲以為常而木文多敗裂自四月至七
月舟傭食盡不得前元和九年隴西李稼為鹽鐵官
掌淮口院病其涸滯思欲以為救而乃與楊子留使
議之曰自閩越已西百郡所貢輶輓皆出是以炎天
累月之久滯於咫尺之地篙工諸傭盡其所儲不能
賑十半之食只益姦偷耳幾或有終歲而不得返其
家者今誠得十敖之倉列於所便以造出入計無憂
也正月河水始津盡發所蓄而西六月之前虛廩以

待東之至者矣如此則役者逸而弊何從生哉議定
即以狀白得遂其便於是稼度泗上卑濕無堪地遂
勅庾於淮南都梁山十二年詔以誅蔡之師食窘促
令鹽鐵所輓皆趨郟城下是時下淮南倉發春吏計
春其工人曰春材必櫟若榆吏欲令工就山林剪市
之稼曰天火方焚曰將焦萬家當頃刻之間雖得弊
穢之器奮濁汚之波百夫汲而楊之立足臧患如曰
不然我欲利其器待我柘桂之杓致滂沱之流操以
救之彼言而後謀則然灰尚不可望而况全者今縣

聖知學園經籍大
卷全
五十一
軍十萬旦暮不賑其為急也問不容釐今待汝訪山
求材然後用何異乎柘杓滂流之語耶其倉材剪之
餘大可以為臼小可以為杵長可以為杵之梁薄可
以為脛樞夾峙促命裁之即日而春成百具其餘未
與吏分辦之先以家奴就役次及群吏各有差所春
凡二十八萬石不涉旬俱得浮淮而西矣十三年夏
泗水大災淮溢壞城邑民人逃水西崗夜多相掠奪
更驚恐號呼而鹽鐵貨帛十餘萬兩囊之於布緘用
吏名載與渡貨帛無遺尺乃內倉中不能盈一教其

餘皆廕仕家之急時余過泗上得其事故與息論善
濟之方而著之以明其績

華州新葺設廳記

今天下邗郡之望莫與太華等然而公堂謨無別位
顧几視與餼樂之具日更廢置於其間寧地勢之要
為守者無久留於任而經慮莫及此乎隴西公為守
未滿歲郡中既治因窺其庶屋可攻者乃先問其吏
之為困何始也吏曰累更其守耳公曰吏知其病哉
夫几視者公事之重器也以宴而遷徹宴而復則居

聖知學園短期大學
沈下野文集
卷八
五十三
不得常之更屢其不由此耶且吏入公門望其居則必莊是几硯之廬處宜其嚴也今朝徹而暮置事之者既勞固以慢矣而沉酒行樂作婦女列坐優者與諸隆詼謾搖笑譏左右侍或銜哂壞容不可罪也夫狎久則不敬豈吾之獨患其吏亦醜之明日解冗宇一構於正寢西南隅墜其外數步土基之飾故材以輾用垢者磨其淄弱者承其輕決流于其所以便塗者補棟續楹不涉旬而功就沼沚之湄隨而比笑嗟乎轉疣為安不費而功吾知其由人長慶元年四月

甲子吳興沈亞之仰公之跡因請張文其下紀其功焉

隴州刺史廳記

昔制戎於安西瀚海之時而隴汧去塞萬三千里其處內居安如此朝之命守猶以為重地必拔其良能當時之務其難者不過理寵門大家之田園陂池而已觀昇平之基其須賢如此今自上邽清水已西六鎮五十郡既失地地為戎田城為戎固人為戎奴婢頗隴涇鹽靈皆列為極塞而隴益為國路凡戎使往來

沈下賢文集 卷第五
者必出此視其守由主人也而言語威儀豈容易而處近世者朝之命守殆未能注意耳今清河崔公承寵世仕安西軍司馬公生長於戎然而神性傑異行賢智之路頗通諸書又能博九州山川之理而國中之士知而仰者無幾人近歲西戎累犯塞前年今上即位欲以姻交北虜以輔中國上書言兩蕃之事天子覽書以為必能同戎夷情故命使之今年拜守隴州拜之日朝之卿士咸謂隴之得賢為賀居郡而戎來者必憚愛而去嗚呼何向之命守未能注意而今

之悟得其人賢何向之知者無而今之稱者盈朝豈一郡之事有時而理耶一郡之人有時而幸耶智者之道有時而用耶長慶初余西視戎至于隴下聞郡人之所羨故歷署而刻記焉

沈下賢文集卷第五

沈下賢文集卷第六

記下

櫟陽縣丞小廳記

解縣令廳記

櫟陽兵法尉廳記

移佛記

謫椽江齋記

杭州塲壁記

復戒業寺記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櫟陽縣丞小廳記

便署所以接賓也櫟陽岐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東至于兗奴雜盧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遺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於擾費然而遊官客子出入往來者則公賓為寡也夕館而晝饌自宰丞尉簿或不能支於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侯者失理卒亂辱殺之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國其境之諸侯咸會兵龍戰飛蹄走

轡之奏傳呼相追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益至若是宜謂私賓不能加也然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皆蒞卒戍河北督責米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輓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入潼關者日數十輩大者乘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於道凡往來乘馬畜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宦客子俱湊道櫟陽中計其衆寡復與公賓之數相高矣是時櫟陽丞當公主降匈奴使及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餞於道事嫁大臣從官衛士亦數千人夕頓田氏

遣承奉供具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辦及歸乃
計曰夫遊賓四時之來獨夏其為稱耳且典理一署
禮以待之然後以為家之給與賓僕相等是寧有怨
賓哉

既已賓之來視其館之窮罄雖勇
猛餒必抱愧自鑿於所饗嗟乎陰否之跡由夫履也
其構在公堂之左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廂二間覆廈
於南陔其就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解縣令廳記

國家自誅叛已來於今十年征徭息繁不勝於籍租

權之法君間為民起橫縣令不得專以子養之化理
之蒲鹽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三十郡
其所會貨皆天子豪商猾估而姦吏踵起則解之為
縣益不能等於他縣矣鹽田主官用即使其佐賦下
不出御史操法繩縻十九開於縣令而不得專但奉
府曹侯長之教而已鹽田田皆縣民其田園雖業籍
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之衆馭之而已若是為令與
尤悔日爭焉苟非智良不能日脫於橫令令者余之
從祖也且滿歲而尤不及豈其厚於智乎而又招士

聖知學園短期大學
卷之九
民還業者數百至於公堂便館葺飾者九十餘構工
不勞民又何多方也長慶二年余客其地因受命而
著記云

櫟陽兵法尉廳記

尉之曹兵法居末兵法之任在天下郡首長之臣且
難其理而况畿之在尉乎櫟陽其瘠沃相半豪戶寒
農之居三分以計而豪有二焉其父子昆弟皆率名
南北東西軍圍衛雜韋之恃或籍書從事星臺樂局
織館雕坊禽兒膳者之附而又勝女娼據及為之臺

絡是多類者非獨不得為縣民之衆馭之而已亦且
馮緣蔓橫以業吞漁獄之所操動繫於此而禁局強
曹垂攀於前援者持符以解之固能移情以二法使
終決不必理從高級下相承而邪而不能竟者尤還
於尉其受役唯單產孱民月徵之一人輸徑宮門至
于內廡遮漏嚴夜給事諸生家及池園大厩皆校尉
遣之豈尉之無慮也永貞前諸畿自進士而得尉而
昇班者十六七他入之尉而昇者百二是尉皆摩心
清視以事察決用以此自價朝之未以此市若是今

尊而坐者為卑而拱立者有跪者如受教諭者有具其形恠荷戈而勉強者有瞋目咤叱者摸鬼神為此為像之外者也其性之旨為戒慎正邪去惡為濟渡力道盲聾聵沉溺使民無不善我仁誼慈惠然此為像之內者也又說有已來之生來生之後為福則福應為禍則禍應因緣化而設其旨或由是舉域大敬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信佛之來於今八百餘年矣亦時神恠焉先天中其寺之佛事具足如向之稱者無何水火災生民流沉溺于是邪其寺之佛事卑而拱

立者跪如受教諭者執樂而絃者吹者衛而荷戈叱者皆毀也散其字皆落唯尊而坐者獨巋焉而存由是納去又重其莊敬焉數歲其鄉人後生敵惡者十誠其三四故此鄉之人思其功力復求而歸之與其敵惡誠而敬順之道而嗟咨乎忠信仁誼不舒信於人久矣而皆以已生來生之後因緣禍福之說化行焉今余因長老請余記移佛之由遂得道教之所以意者欲使群生隨其機以悟之其機高者性惠見其內像而內覺發其心而能至其正其機下者其性回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見其外變反其心而後賓其正是故精鹿其內外之
像以陳之

今余因身謫椽江齋記

謫椽沈亞之廨居負江方葦為墻止于隄防之下堂
序四闢翼隅道門雖江風奔怒鷗漾鷺深願簷廡之
間而拏緒不撲方暑即盡提枕篔假床於弗域之中
雖緇衣煩馱乃陽為不省也一日謀解其西廂將面
水以敞之而筆吏王局前語之曰椽俸篔而食或不
能給尚能及堂屋之為乎且廨宇非久託即更之得

不為尤矣况葦茅之葦輕弱易腐人人動歷歲時寧
任再滿所用直使罄裝併食以為之無所顧則郢堞
阜礫而澤游木生多不能材漢流葦急束椽寡上縱
有必脩巨重價又不當是用曷若無易其故歟亞之
曰誠尔也然則吾以為肝者膽附庸其中為棲魂之
館故能專視而佐意隨姿而啟情今漢流右吾之居
不過數步壅擁之患不得日覩由隣顏冉而不親其
德也吾何能薄其實而厚其浮哉遂召工人庸人茅
塗之者與計之磨淄洗故得充用者十五太守聞之

與其薪十四其餘則搜剪補輔然後配材就構錐細
短不委各輻湊以任一棟七柱助榘楣二桶覆屢狹
廡重左而單右若翅之將翔然蕉旗竹篲分植叢列為
簑風篩月之餌方檻短桁面江虛波炳嶂委霞影對
綵紅碧幟捨奔給於所矚遠迓高卑龍苦交黨為宵
清曉爽之借暴陰色蒸雷扇蹈震神冶鼓焔如金緹
騰膠趨綠毳切聿為颭燭揮鏑之駭翕然頽雲若然
漏曜倏閃態狀若笑若怒相為端緒馮坐之中足以
自廣時大和五年五月十九日也

杭州場壁記

國家始以輸邊事塞不足於用遂鹽鐵權沽為助使
吏分曹計其入於郡縣近利之地得為院鹽場之署
以差高下之等願杭州雖場耳然則南派巨流走閩
禺甌越之賓貨而益魚大佑所來交會每歲官入三
十六萬千計近歲淮河之間頗聞費自是汲利之官
益重矣前年京兆韋子諒官始縣主簿有能名及秩
謝當歸是時尚書職方郎崔稜為揚子留後使聞其
行遂邀署之既到滿歲利權大登吏無敢怠與其縣

主簿加勤也或謂亞之學史詞無苟用是記焉

復戒荼寺記

皇都左輔其屬縣朝邑縣令王鄆言能改作便民當有緇衣遷寺戒業民不便鄆復之初蒲寇李壞先既虜其屬將收其散卒聚之長春宮城圍朝邑室廬皆殘燼寺宇益毀其後緇衣以為居近郭苦遊宿乃聚黨與謀遷之西垆滎垣侵社地又治殿廡諸墓墳隴當其下者輒平去是時鄆為尉固止之緇衣之魁得他吏與交通為助故尉終不能制日縱其徒於民間

為禍福語以動惑之民無老幼男女爭相率以奉所欲顧畏已後耳及鄆為令乃元和七年也明年召緇衣宿老師弟子與語曰緇衣之道非能逾仁誼以無害故天子許留國中前者緇衣無狀徙其居西垆之上侵社地壞丘塚夫社國之尊祭也丘塚人之本也今而曾自為其居侵壞之是寧無害耶其昔爭之本得身常慄慄抱痛願得自効以快意今能亟復之幸善不能亦且論繫矣民聞之皆大喜故以其年十一月悉還其故九年余東適邯鄲走蒲關朝邑令為具

既酣前奉於余因請以其事次于文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渭水東附河輸流逶迤于帝垣之後倚垣而跨為梁者三名分中東西天廩居東內淮江之粟而群曹百衛於是仰給唯平輕重之准為難即主官不職其咎何如哉長慶中得儒臣杜生以行御史主之能謹法整吏絕輕出重入之尤明量信叙無先貴後賤朝官曹士衛之所仰給者如取之家食焉居再歲加為外郎因指其署曰夫滑津傍控甸邑諸陵道左輔出

入河東藩而公賓遊士過必臨我我儒世家也宜飭宇俟賢以誠其敬今公齋陋冗無足為禮於是盡去之募市其傑棟巨楹文梁勁桷既已具構其中可敘百榻而儒良至者必與講談其道隨其能否而梯級之得久留其下者雖辱車弊衣則名日彰矣今觀渭津之剏開署宇為嚴虛故意者得無欲天下之士見其胷中之曠大乎

沈下賢文集卷第七
 書上
 上家官書
 上李諫諍書
 與薛浙東書
 上壽州李大夫書
 與福州使主徐中丞書三首
 與李給事薦士書
 上家官書

沈下賢文集卷第七

書上

上家官書

上李諫諍書

與薛浙東書

上壽州李大夫書

與福州使主徐中丞書三首

與李給事薦士書

上家官書

亞之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有山而大谷不
足以業其根長寬不足以惟其華天之所借其體者
此豈不使皆獲其所安而轉乎用及其未偶也徒見
摧風枯霜蒙煙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幹不丈而
枝不尺葉縱其根不饒躡土之虜生不十年各獲斤
之製以就用何者受乎庶氣故易長於極成為衆用
故易售於工其在松栢扶榮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
其木相與笑其瓦桷而無用及一旦遭運得外賢工
之所思採而館之跨于礎而百棟 負若是脩材巨

幹非易自致也賢士良匠非易容也今閣下抱多能
之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負難戴重橫於所安可謂
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衆材備
於百當去聲如此則賢之名可以自有右者賢士之
居位也沐垢不終湯充饑不竟飯輟而起畏日不足
是皆採訪於衆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
然為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重養其所進者
唯柔氣緩言瞽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
為誣博知為狂遷善為流斷節為詐是皆斥而莫得

稱也及一日操尺墨樞物機茫乎不知其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蓋事秦之所執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已山東盜卒殺辱者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即如主上求其往而為理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亞之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謨古臣知輔之所以為化至於樂能慕哲亡其思而不回此則得之於性矣酌巖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於書得失備理亂叙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霸帥之所以整

暴亂至於奮旅陣師會百變之狀離如驚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師師矣是三者皆業於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為一從才戴宏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顧世之持斧之士安足以摹哉亞之聞戎鏡包陽當日而矚之則能延燧興火虜興而視之何異一規之幽銅耶而誰寤者夫氣應則生亞之亦蒙曠於光下以發所抱書辭多鄙又不盡志杵觸清嚴罪無所逭謹再拜

上李諫議書

月日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
閣下亞之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置其拙也甚矣故
祥禽之類凡羽而混之神芝之類腐菌而混之嘉蕙
之類芬芻而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掩其芳而奪
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沉世俗之耳幾能於此
而由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能自求於時哉一
失其願以為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何不痛之輒
假所喻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食十有餘年而王
體不肥左右者懼王曰膳者不能味吾鼎也國人亦

曰膳者不能味吾鼎也更逐膳者凡十輩益不味王
恥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體者寡
人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者其老
屬袖而送之曰往矣即鼎也曰然王曰仰味於君何
以塞之對曰王必以鼎授我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
約水燥薪爨火以觀文武之用而已其饗味則有椒
桂梅醢鹽醢之品在吾物衆力而調於心此其功也
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斯固也夫真偽雜鬻循戶
而帝祈其售者偽得十九焉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

不為也梅醢之質類而苦酸不為也鹽醢之質類而醴醜不為也皆具而不為滋一旦集而會之鼎則必虛空矣君焉能揔是之力以成於王耶前膳之所以得遂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歟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偽惑君之智足以區物情誠能儲其真畜其當以給其用則從之辛馨之才醢醢之具必越海逾陸而趨君之旨矣斯百代之準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今閣下既以游泳道德蓄儲助味之具有素也然紛紛之真偽而清悟能不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

見久矣幸因從左右者召稍延於前獲進所語幸甚伏惟降察不忽謹再拜

與薛浙東書

再拜後還坐賓舍中有小吏持吏書來其語曰帛十疋吏置帛書於亞之前曰閣下所以貺客也其敬之誠則厚矣然有所未滿者敢為閣下道之夫虬能興水濟物故佐天如臣草木仰其澤苗方秀而望其誠有乏一日之兩而不及其實者則仰告斯臣以求之得一日足矣若繞潤於枯槁則已且猶將困之今亞

之往復道路三千餘里顛顛之誠於苗之旱甚矣而千鍾之祿於水之用又大焉亦何惜一日之澤而不給其涸哉亞之狂愚當其困涸不知所為乃復枯苗仰澤之說再敢煩告且閣下寧能不憐之亞之再拜

上壽李大夫書十一年姝作

昔者燕昭以千金市駿骨而百代稱之非直朽骨之可貴也意必在將來之良而已矣今亞之仰閣下之風而進於前恭聞閣下又不以朽鈍而顧之寧鄙人之宜顧也其名得無將來乎是鄙人之價冒千金也幸甚幸甚今有傍徨之誠敢露肝膽伏惟聽察之亞之前應貢在京師而長幼骨肉萍居於吳無咫尺地之居以自託其食給旦營其晝晝營其暮如是凡三黜禮部得黜輒歸自二月至十一月晨馳暮走使僕馬不以恙即且碌碌如有一日霜露得欺氣體失理則一室向門之心無望矣今忘辛勤之榮扶挈長幼丐食而西雖已及壘口然猶困其所儲不能自給但涕泣語空無有所仰又度天下王公希可以此言告者乃閣下耳伏惟分一日之澤以濡之無使亞之復

為朽骨所笑謹再拜

與福州使主徐中丞第一書

九月十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謹再拜狀所願陳于閣下某伏念從古已來懷其所為抱其所用者非知己之進無能自揚也自咎繇之蒙舉顏回七十子之蒙范叔之蒙鮑叔之推至于今知己之功相嗣而絕非有文字之記其功雖如前數士而後代無聞也可以惜諸往者某始得以文謁閣下吳之嘉興明日權幼公謂某閣下言吾見古史者亞之也其後泆于

仕路困則遭恩其知如此且以閣下居為世之端表故衆影依之言為世之典謨故衆聽傾之其重如此使一遊其門則天付以幸也而况知而推之哉提而用之執然亦懼不申於文字而後代莫覩是以前者敢以先人所業之書上千清鑒求其筆為之光以揚于幽故而為後代寵奉獻之日惕恍咽然不能周露誠以黷矣伏願憐其繼志之心使輝華裔裔著于百代雖大寵何以加於此烏伏惟俯賜終筆書辭再陳無任惕汗謹再拜

沈下野詩集
卷之
十一
上使主第二書

二月二十八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拜書後獻大使
中丞閣下亞之昨與二三子同途晨間起居指教所
謂薄疾未除將欲有請草奏具示始則卒然愕窒不
知詞對及退舍伏念閣下之所苦者惟中年之士十
九而有之未嘗聞以此而有去告閣下惟不為出入
宴遊耳其餘決教益理膳息無減况方在強茂之時
徒以小事暫留虜中乃欲為告以自遂豈當宜也且
今時仕俗守榮路者雖已朽老支扶昏悅矣然則固

其所居惟恐有損如此者亦十八九而閣下瞭然自
悟所向若此得無獨清之累猜疾於彼人之胷中哉
閣下骨肉交姻如有遠萬里者即聞是請寧知其退
讓也必且疑驚隱慮莫能自浣設使憂能侵人閣下
何以解也亞之見識孱淺無足以奉請事今極慮深
陳於前誠願得於中庸使人無加口語也非敢憑緣
取領厚祿而終斯說伏惟稍緩高明之銳以周慮之
冒陳端白何任恐懼伏惟憐之

上使主第三書

二月十一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拜書遣獻中丞閣下昨日候吏自外來急告以赦至亞之誠前後左右不得常步及下馬就次揖謁先聖獨張侍御不領祗言哮呼詎此梓揆導將移罵侵怒俚言攻凌不容須臾之間以黨畀證攘掉呀騰如欲見食自群官衆將至於聚立者咸聞見其麤聲奮態圜來驚視誠以亞之擣鈇之材處不當任可逃遭此衆辱宜矣然誠恐積暴不除異日酒場恃醉率肆所為又為侵作誣言飛入清聽以是寒心自悲不能無患亞之幸蒙過意

提在賓階雖無分銖之能以事萬一然誓將鞭勵孱謹以効終身伏願哀其端拙察以無辜稍借光明使各得分限免見侵迫過此之虞餘何敢請伏惟加察幸甚幸甚謹再拜

與李給事薦士書

十年春作

日月新及第進士沈亞之再拜稽首給事閣下亞之幼學見其往記說曾參閔子騫之孝至於跬步不忘雖駮幼亦能蹴然內慕自是常思其人有能跂於曾參閔子騫之行者即往傳其名於親戚朋友卿大夫

間使其聲不滅昔者五年亞之以進士入貢至京師
與其等清河張宗顏比居黨與徃來言始愛其人無
遊詞至春宗顏去還家久聞其親喪又明年亞之東
歸至洛聞洛人稱宗顏之孝曰宗顏貧無以事喪乃
與其兄東下至汴出操契書奴裝自賣聞者皆慟感
流涕然盈月不得售汴師聞之持百緡使弔勞歸之
盡糞其先故羈樞歸葬於所是歲亞之至彭城日話
其事彭城人曰此吾里之客子也八九歲時喪私親
貧不能奉飯噲迺繫木為車與其兄自輓而送吾里
默已也

謠之曰拖車卽是今宗閔之行難而里閭盡熟亞之
切痛賢公卿未得稱其如此伏閤下於異行尤能銳
樂故亞之敢以宗顏之事為請伏惟訪察之幸不默
默已也

沈下賢文集卷第七

第35114号

平成3.11.22

聖和学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31

1

沈下曠文算

卷八

十一

沈下集

卷

七

号	+	1171	案
S. 11			知平
			等味望
			大缺用
			续书四

